



闲情絮语

鹿松林著

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

闲情絮语

鹿松林 著

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

琼新登字 02 号

责任编辑：郭 成

封面设计：吴 丹

闲情絮语

鹿松林 著

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海口市龙昆北路国贸新村一栋 B 座)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科普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5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71—474—6/1·42

定价：4.00 元



作者简介

鹿松林,是我省著名青年作家,电视艺术家。一九五五年出生于大兴安岭。当过知青务过农;当过兵扛过枪;上过大学学过新闻专业。一九八二年参加深圳经济特区建设,一九八九年参加海南经济特区建设,曾在深圳广播电台担任领导工作,现在主持海南电视台工作。近几年写有大量散文、杂文、专业论文和一些言论。有学术论文刊于全国专业性杂志、学报。出版有《特区广播电视简论》论文集。

目 录

乡情家语

红腰带	(2)
遗憾	(5)
娘亲	(8)
黑瞎子	(11)
张三	(13)
沙尾小店	(15)
春节趣忆	(18)
修车大叔	(21)
乡下来客	(23)
雏燕	(27)
创业者的婚礼	(29)
圆岭早市	(32)
二大娘	(34)
锁柱婶	(41)
新春二题	(45)

旅游札记

曼谷印象	(51)
------------	------

过佛节	(54)
塞车记	(57)
曼谷唐人街	(59)
在曼谷吃鸡饭	(60)
观斗鳄	(62)
博他雅之夜	(64)
船走湄公河	(66)
两件小事	(69)
一条“小龙”欲腾飞	(73)
初到伦敦	(78)
中国菜,OK	(81)
大惊小怪	(84)
古老风俗画	(87)
香港电视城	(89)

特区鼓角

要逮住这只“大鼻”	(91)
谈“短斤少两”	(92)
真是瞎子闹眼睛吗	(93)
不反“后门风”,左右做人难	(95)
还要宣传特区	(97)
听呼声,给回音	(98)
集思广益	(99)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人知?	(100)

不要意气用事·····	(101)
权力与责任·····	(103)
此“病”不治后患无穷·····	(105)
谈过紧日子·····	(106)
发扬浩然正气·····	(108)
· 从圆岭市场的公平秤说起·····	(109)
香港电视重管理·····	(110)
我们呼吁真情·····	(112)
挫伤积极性的三因素·····	(114)
开发一点受益一片·····	(116)
为何点灯看电视·····	(117)
“席棚精神”·····	(118)
从“人之初·····”想到的·····	(119)
忍让是一种美德·····	(121)
齐动手除假货·····	(123)
用足政策做足文章·····	(124)
为何雷锋又回来·····	(125)
别演“兵临城下”·····	(126)
话“闹鬼”·····	(127)
“安全帽”与“头盔”·····	(129)
“纠风”两议·····	(131)
不许“半路打截”·····	(132)
要敢摸“老虎”屁股·····	(133)
要学铅球“沉”下去·····	(134)

声屏短笛

要切实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	(136)
要想办法让农民及时看到报纸·····	(137)
学习张海迪,做特区建设的先锋·····	(138)
学习利汉清什么·····	(140)
一条值得借鉴的好经验·····	(141)
要及时给群众回音·····	(142)
大力倡导新风尚·····	(143)
重视家庭教育·····	(144)
规章制度与文明教育·····	(146)
讲大道理是“说空话”吗·····	(148)
“疤头”难剃越要剃·····	(150)
也谈服务社会化·····	(151)
文明礼貌迎宾客·····	(153)
给干事的人一点权利·····	(154)
续谈“禁炮”·····	(155)
闻鸡与起舞·····	(156)

乡情絮语

红 腰 带

去年是我的本命年，按我们家乡的风俗，我要系上一年的红腰带。

我出生在农历九月初九，属羊，北方农历九月，地上的草不青且稀，人说“羊”这时候落地，命苦。为此，母亲早早就为我用红布做了条腰带，等我一落地，便为我系上，这一系就是一个年头。后来，妈妈和邻里一讲起我，接生婆总是煞有介事地说：“这孩子，要不是一生下来就系上红腰带，把命留下，不是多病多灾，也要被他自己玩没了。”每听到这番话，我总是对本命年要系红腰带有一股神秘的心灵感应。

当我第二次系红腰带时，正值全国动荡。爸爸妈妈早已进了牛棚，关在哪里不知道。我身边只有几个弟弟妹妹，我们靠仅有的一点生活费生活，好的是当时几分钱就能买上一斤粗粮。到了晚上，弟弟妹妹围着我，哭着喊着要妈妈。我束手无策，哄来哄去，不行我也哭。不料我一哭起来。弟弟妹妹竟陆续停下来，一个个瞪着眼睛望我。记得快到本命那年的一天夜晚，有人敲着我们家门板，待我和大弟弟爬起来打开门，没见任何人影，门口的地上留下一个用报纸包的小纸包。我同弟弟

拿进屋里关上门，打开一看，是一条红布和一封信，信是妈妈写的：

林儿：

过几天是你本命年，妈好不容易求人买块红布，你把它剪开，悄悄做成裤带，无论如何要做。你没病没灾，弟弟妹妹就好办了。儿子，你带着弟弟妹妹慢慢地熬吧。

妈妈

看着妈妈的信，我同大弟弟悄悄地哭了，又不敢大声哭，怕哭醒小的弟弟妹妹，很难哄。那段日子，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一直没病没灾，结结实实地走过来了，四个弟弟妹妹也没闹一点小毛病，爬爬滚滚都走过来了。后来妈妈回来了，传闻已死了的爸爸也回来。邻居向他们诉说我们“熬”日子的情形，妈妈只是默默地流着泪，爸爸用他曾一周打我一次的手，摸着我的头，只是轻轻地说一句：“你长大了。”这句话，从此结束了他打我的历史。

我参军了。将到第三个本命年，我事先给妈妈写信，讲部队管得严，千万别寄红腰带，这是迷信。无奈妈妈还是寄来了。并且亲自写信，告诉我如怕影响不好，就不要系在外面，外面系部队发的，内里系妈妈给的，这是妈的心意。我是个尊敬长辈的孩子，越是上年纪的人的话，我越尊重，这样少走不少弯路。这次，我也按妈妈讲的做了。再后来我到了深圳经济特区，海南办大特区，我又调到这里。这么一晃，便是十几年过去了。这十几年，我没有回过家乡，也很少给爸爸妈妈写信。说起原因，很可能是太忙。我这十几年特区生活，改变了一切一切，工作成了第一兴趣，第二兴趣是抽烟。一天忙得团团转，发誓对人对己负责任，不敢在工作上出毛病。不过再忙一封信才几分

钟，可我是越不写信越难提笔，越想回家越不敢回。听家乡来说，妈妈想我想极了，收到我的信就哭，一哭就断断续续哭几天，要过好长一段日子，情绪才能稳定。

今年本命年。我内心早已琢磨，我还会有红腰带吗？妈妈年迈了，妈妈生我的气了。可在本命年的前几天，我又收到从家乡寄来的包裹，急急拆开看，果真是一条长的红布，没有寸片纸张，妈妈！我流泪了。孩子不论多大，在老人眼里毕竟是孩子。孩子不管在哪里，无论漂泊到何方，永远也牵挂着母亲的心肠。

遗 憾

在人间，人与人之间有着许许多多令人遗憾事儿，在人都活着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补偿，而一旦有一方离开了，遗憾便永远地遗憾了。

这次我从外面出差刚刚回到海南，就从电视上看到不想相信的事儿，马白山老将军离开了我们，我盯着老将军坚毅的遗容，心哪，“咯登”一下子，便沉重起来。

马白山将军曾是琼崖纵队副司令。大家都敬慕他，我做为晚辈，一个当了十年兵的后生，见到他一直称马司令。一九八九年六月我刚调任海南电视台主持工作，得知电视连续剧《秋菊姨母》拍摄完成后，一直放在磁带库里没有播放。刘秋菊是海南的一位女英雄。我了解了此剧没有播出的原因后，立即开会研究决定，请琼纵老前辈审片，尽快安排播放。审片的日子定下来，琼纵的老革命们来到台里审片室了。有人将我介绍给马白山将军，将军拉着我的手连连说“好、好、你很年轻，好。”我坐在老人旁边，认真听着老人们审片时的意见。我真没想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头脑竟是那么清醒。老人对历史上一些事件的来龙去脉，连日期和参与的人员名单，记得是那样牢。兴许是对年轻人的厚爱，马白山将军最后指示，片子修改过程，老同志不过问了，由电视台小鹿负责，修改完成你再看一遍播就是了。就这样，我调任后的第一件棘手事儿，在马老将军的扶护下，轻松解决了，《秋菊姨母》很快就同观众见面了。

马司令同我们电视台接触是比较多的，凡是有关琼纵的片子，都会拿到台里审片室来审，马司令每请必到，来后就问我看过没有，怎么样？每审有关琼纵的片子，我只好提前多掌握一些资料，以备司令的询问。我同马司令认识只是近三年的事儿，况且他又是我的祖父辈，难得老人的信任，在几部有关琼纵历史的片子上，老人都给了我难以感谢的帮助。

省里对《冯白驹将军》一剧格外重视，两届领导都多次过问此事。还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马将军、赵光炬老人、陈青山将军等一些老前辈亲自压阵。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冯白驹将军》电视剧如期开拍了。

大概是在六月中旬，反正是我外出前几日，王厚宏秘书长的秘书小韩电话通知我，去省委电话室开会。我一进电话室，看见王厚宏、王越丰两位领导在座，马白山将军、赵光炬老人、陈青山将军等老前辈全赶来了。大家开会，主要是解决剧组经费缺口问题。在讨论中，陈青山老将军说，马司令几次同我讲，最近身体有些不行了，恐怕看不到这部剧了，这怎么可能呢？会看到的。听了陈将军这句话，我心紧张，又有些伤感。望着马司令不知说什么好。王厚宏秘书长也急了，和大家讨论了好几个方案。我心里乱极了，一下站起来便讲，为了剧本按期完成，电视台从紧张的经费里抽调二十万，保证后期制作。大家松了一口气，都笑了。我讲完后满头大汗。

开完这次会，我便出一个月的差。是参加全国电视专题节目评比，我是评委。当一赶回台里后，我便打听《冯白驹将军》拍摄情况和《风雨天涯情》制作情况。当听到前者已去广州拍最后一组镜头时，心里便轻松下来，谁知到了晚上便见到马老将军离开了我们的电视图像。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大家都在抢啊，陈老将军，您一字一句讲过，马老将军他会看到的，一定会的。马司令，你是听到的呀。

遗憾，只要有勇气总会弥补，弥补有现实上的有也心灵上的，我要两者。马司令，您先安息，待剧组拼搏回来，待我们审片时，我不管别人讲什么，一定依旧给你安排一个座位，把您接回来，我依旧坐在司令身旁。

娘 亲

十一年没有回过大兴安岭，十一年是多久？我只感到忙忙碌碌，是那么不知不觉，好像是很久很久了。

今年回哈尔滨开会，趁机踏上了归程。火车一驶进林业地盘，我便有些躁动不安起来。娘，十年哪，这时我才意识到十一年是多久，你会怎样对待我，我深深地明了，儿漂泊再远，对您来说却是牵肠挂肚的痛楚。

“我的儿子。”刚刚走下火车，娘不管客人还在身旁，便拉扯着我哭了起来，娘哭着数落着：“儿子，十一年是多久，你为什么不回来看看我，你再也不回来，妈就死了。”我慌忙在娘前跪下来，用头扣着地，大声哭着“娘，您骂吧。”迟迟不敢抬起我的头，不敢望着我的娘。是太久了，为什么不回来。我无言对答，只有深圳清楚，只有海南知道，也许谁也不明了。我想对娘讲“忠孝两难全”，但娘一定会讲，我懂，我懂，只是想您。此时，我大脑空白了，无言以对，只有伴着娘的哭声，流着长长的泪。客人静静地望着娘和我。只有老爹数落着娘：“回来就好，哭什么”。“对，对，儿子你忙，你忙呀，能回来就好。”娘好像转过来劲儿，边擦着老泪，边用手拉起我，慌忙中她又用手一下一下地揉起我跪久了的双腿。我望着忙乱的老娘，眼泪不听老爹的话，又一次流了出来。

“儿子，你过来。”娘把我叫到了她的房间。叫我看她保存的我十一年来写的十一封信。这十一封信，有的只一张纸儿，多的两张纸，每页上都有许多模糊的字，看来是被娘的泪浸过

的。“儿子，你忙吗”？望着娘，我只有轻轻地笑，又在娘面前露出儿时不想告诉娘秘密的笑容。娘，我这十几年习惯了忙，不忙心里慌。娘，忙，锻炼了我，让我得到了成长；娘，忙，它使我显得有活力，使我忘掉了烦恼。娘眯着老花眼盯着我，又一次仿佛看出我的心境。叹了口气说：“儿子你忙，能回来看妈就行，妈就是想你，老了老了，头脑不行了，不进步了。”娘，我低着头，心里一声声叫着娘，信写得少，不是因为忙，而是儿子也想娘。

“儿子，你坐下。”娘又一次把我叫到身旁。儿子，你说十一年是多久，是多长，整整四千天哪！娘就这样数着手指头过了这四千天。娘把她双手举在我面前。我望着娘，还是露出儿时调皮的笑，我知道，只有这样才一次一次得到娘的原谅。其实，我早已过了而立之年，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使当娘的得到内心安慰。在大兴安岭来来去去，娘总是抽着空把我叫到身旁讲上那么几句。每次吃饭，我叫娘和我一同吃，娘却一味儿叫我吃，她只是说，坐着看着你就行了，娘吃不吃没什么。当夜晚我入睡的时候，娘每晚都悄悄来到我住的房间，悄悄地站在床边盯着我。我察觉了，但不敢睁开眼睛，怕见到娘，怕见到娘的眼泪，只是静静的忍着，这夜真长啊！

我要走了。我问娘有什么话，还需对儿子讲，娘说“没有了，好好工作吧，别想妈妈。”娘也问我还有没有什么事。我只好吞吞吐吐说出来，娘不要送我上火车站。娘盯着窗户外面，不再看着我，轻轻地吐出话儿，好，妈不去车站。火车开了，送行的人催我上车。我刚要踏上车门，却听到了娘叫儿子的声音，娘还是来了。我望着人群外面的娘，分开送行的人群，扑到娘面前，当众又给娘跪下来。